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炎徼紀聞 第二卷

○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太藤峽，雲其江發源柳慶，東繞潯州，碣轟磯排，灘瀧洶湧，兩岸萬山盤礴六百餘里。西北聯武宣縣，迤邐而東，綿絡象州、永安、修仁、荔浦、平樂諸州縣，截以府江西南，接貴縣依左江而下，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，浸淫蒼梧。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宜鄉崇峯裡為前庭，象州東鄉、武宣北鄉為後戶，而右貴縣之龍山、左藤縣之五屯，若兩臂也。峽以北巢峒屋列，不可殫名。而西蘿綠、東紫荊、後根姜、老鼠白面、橫石寺塘、桂州崖、仙女關、九層樓尤極險隘，入者緣木攀蘿，往往迷徑而返。峽以南山稍廉瘠，而牛腸、大岵、大寺、白銀、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，四塞難通。自紫荊折而稍東，為茶山，為力山，力山之險三倍藤峽。又折而東北為永安，又東為藤隴三峒，荔浦之境也。自紫荊折而東北為沙田，為林峒，迤北折而稍西為羅運，羅運之險又倍力山，其後為長洲、象州、脩仁之境也。自紫荊折而南為鵬化，為大同、平南之境也。又折而東為五屯，藤縣之境也。萬山之中，獠蠻盤據，各有宗黨，而藍胡侯盤四姓為之渠魁，山多縷土，沃而敏樹，諸獠皆側耕危獲，不服租庸。茶山羅運之險，笏門巖崕，沉雲晝結，懸磴回繞，絕壁臨谿，手挽足移，十步九折，其幽崖奧谷是生伶人雕題高結，狀若猓獠散育莽中，不室而處，飢則拾橡薯，射狐鼠，雜蜂蠆蟻蚋，卉衣血食，言語侏■（亻離），雖四姓諸獠亦莫能重譯也。諸獠恣悍難曉，好殺輕生，憚見官府，往往通向化獠，老結城市豪強，號曰招主，自稱曰耕丁。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為之耳目，漏世緩急，朝發夕聞。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，以力山為中界，諸賊往往相通，互為死黨。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傳弩矢，中者立斃，故能東助府江，西援藤峽。藤峽之巔立而環眺，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，故軍旅所集，盱眙而知，急則獠窟林中不可疏捕。廣西之諺云：「■（米上皿下）有一斗米，莫沂藤峽水。囊有一陌錢，莫上府江船。」

景泰中獠酋侯大狗等作亂，嘯聚萬人，攻墮郡縣，戕執吏民，而脩仁、荔浦、平樂、力山諸獠為之響應，其勢益張，守臣惶恐，率以甘言啗之，賊愈驕縱。變聞，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。天順中，詔召捕得大狗者賜千金，爵一級，竟不可得。久之，鬱林、博白、新會、信宜、興安、馬平、來賓鯨鯢風起，所至兵墟，兩廣三司皆戴罪，守官莫保朝夕。

憲皇帝即位，集廷臣問計，兵部尚書王竑言：「峽賊稱亂，其始皆由守臣失策，以招撫為功，長其桀驁，譬諸驕子，愈惜愈帝，非流血撻之，其狂不止。竊見浙江左參政韓雍，謀勇拔萃，文武全材，求之廷寮，罕與倫比，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，可追南顧。」上然之。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，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徵夷將軍，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將軍，太監盧康、陳宜監視軍務，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，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、汪霖。而閩外之事一以屬雍。敕曰：「將士有功者，得自署使，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，朕不中制也。」

成化元年六月，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，僉曰：「兩廣殘破，盜賊蜂屯，壁之烈火燎原，無復緩急，宜分兵四出，隨在撲之。候其團結，乃可圍困耳。」雍曰：「不然。是扇禍也。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，捨此不圖，而分兵四出，賊必擁而漫流，流賊愈多，郡縣愈破。諺所謂救火焉而噓之者也，莫若並力西向搗其腹心。元惡既殲，餘必投刃而解矣。」諸將曰：「誠如公言。」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。七月至全州，會陽峒西廷，苗賊為梗，討滅之戮失機，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票。九月至桂林，召諸將按圖而議曰：「脩仁、荔浦，藤峽之羽翼也。羽翼不翦，則腹心之患難除。」乃以永順、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，五路並進，窮追至力山，諸賊大敗，生擒一千二百餘人，斬首七千三百餘級。

十一月至潯州，延父老問計，皆曰：「大藤峽天險之窟也，密菁重岩，人不旋踵，三時瘴癘不可久居。某等生長一方，莫得要領。今歲兵聲久振，賊備益堅，莫若屯兵四圍，且耕且守，待其自斃耳。」雍曰：「不然。峽山遼闊，峽路紛披，輪困六百里間，安可圍也？屯兵日久，彼銳我衰，睥睨之奸，患起衝突，兵法有之。先人有奪人之志，乘勝之謂也。今我軍新破府江，勇氣十倍，峽賊聞之，亦以褫魄，不若因而乘之，可立破也。」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，以總兵歐信、左參將孫麒、高瑞、都指揮夏正、葛宗、蔭指揮王瑛等將之，自象州、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；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，以都指揮白全、楊璵、張剛、王玘、彭倫、夏鑾、柴政、指揮唐雄等將之，由桂平、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；以左參將孫振、指揮程文章、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，截其奔路，雍與趙輔、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。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：「山北既破，便可提兵深入，夾攻桂州、橫石諸崖。」令都指揮夏正曰：「林峒、沙田，府江間道也。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，扼其東奔。」諸將敬諾。十二月朔，諸道並發，腹背夾攻，連破石門、道袍、屋廈、紫荊、竹踏、良胸、古營、牛腸、大岵等寨，賊皆遁入桂州、橫石、寺塘、九層樓，據險立柵以抗我師。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，兩軍齊登，發火箭焚其營柵，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，賊大驚潰，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，斬首三千二百餘級。

明年正月，既望班師，招其流冗千餘人，編為民戶。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，延互兩崖，諸蠻蟻渡若徒愼然，故以名峽。至是斬之，改斷藤峽也。捷聞，上大喜，賞賚有差。雍乃上言：「臣聞獠獠之性，喜縱而惡法，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。今渠率僅已翦除，肄孽尚遺千數，頃雖革面，終包野心，驟然設以流官，律以王法，恐致判滄再起譁嘩。竊見上隆州，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，奉旨推鞠，在禁五載，竟無證佐。臣愚以為鳥獸之族，豈識彝倫曖昧之言？許自中菁。即使文傳成獄，亦且屈屈有詞。聞其人驍勇冠軍，正可宣力荒徼。陛下若有其宿舊，被以特恩，俾以故職，改隸潯州為諸獠之長，撫安流冗，墾開窟窟。彼且畏法懷恩，力圖稱報，因俗而治，庶可永寧。夫大盜之始，必由一魁奸越志萌亂，迨乎滋蔓不翦，遂至橫行，故制盜於初發，一謀士而有餘，治道於既張，疲萬人而不足。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，莫如巡檢，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，不諳土音，不諳地理，紛譟遷轉，終難責成。臣部下土人李昇、陸善政、胡扶清、任真二、陸明貴、零扶寨等，皆久參行伍亦效勤勞，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，若量授一職，必能保障此方。況峽江百里有三灘，上曰勒馬，下曰獻俘，中曰碧灘，盜賊充斥皆宜設立控制。而貴縣龍山，藤峽之右臂也。武宣縣東鄉，藤峽之北戶也。控制之司尤不可少。臣愚以為宜移周衝巡檢司於勒馬，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，移恩隆巡檢司於碧灘，與館驛同堡，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，使上下應援，往來邏遏。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，分署諸司，協助流官，因俗防守。至於藤縣五屯，藤峽之左臂也，實生獠人與獠異黨。洪武初，獠首單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，高皇帝嘉之，以福為正千戶，使率其屬編隸桂林。福既物故，而部曲散亡，潛歸故窟，生齒日夥，今且三千。先此藤峽之役，臣遣千戶李慶招之，諸獠莫敢提刀應援。臣以為南蠻之俗，憚見流官，兼懷舊穴。曩者遠驅省界，所以脫籍逃亡。若比照遷江屯所就，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，因俗統治，以李慶為之酋帥，以福孫仲瑛為之吏目，築城分哨，以控東隅，而黃丹、白馮、濛江十二磯有警，皆其責任。如此則防禦稍周，峽賊必斂。」疏入，上皆嘉納行之。乃設武靖州於潯州，以岑鐸知州事，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。自是民有寧字者三十餘年。

正德間遭孽漸蔓，而峽以南尤甚，橫江御人。都御史陳金曰：「諸蠻所嗜者魚鹽耳，可委而啗也。」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。諸蠻就水滸受去，江道稍疏，金遂自以為功，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。詔從之。未幾，諸蠻緣此徵商無算，稍不愜即掠殺之，必賂求乃免。於是潯人為之語曰：「昔永通今求通，求不獲葬江中。誰其和首？噫！陳公。」

嘉靖五年，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，父老言狀，守仁以二萬人剿之，斬首六百級。自是峽南稍平，而峽以北遞起。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，益恣肆。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為亂，而武靖頭目黃貴、韋香與勝海有隙，且利其田廬，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：「貴等力能撲殺此獠。」翰臣素仇聞專謀，遽喜曰：「任若等為之。」

十六年五月，貴、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，其弟公丁噪眾城下，殺廂民二人，去僉事鄔閱，左參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，請徵之。右參將沈希儀在座，諫曰：「獨賊未易取也。須開春江漲，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。」繼武恚恨，謂閱曰：「是夫豕彘攘

功者。」聞然之。遂選潯州，以千人溯流擊擊灘，賊皆遁去，斬一病夫而還。閱乃張言賊已斂跡，請立堡戍其地，且從之。希儀復言賊未滅，威不張，立堡難守非便。且不聽。六月堡成，閱命黃貴、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。約日侯氏田廬，仍擇處不禁。於是諸獠大憤，而岑邦佐亦忌貴、香等擅利，復懲之，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，夜寇堡，戍兵死者二百餘人，貴、香僅以身免。變聞，旦愧怒曰：「果如沈子所料矣。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，請討之。詔曰：「可。」已而，閱、繼武皆落職，會旦亦去，右侍郎蔡經代之。

十七年正月，集諸司問計曰：「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？」副總兵張經曰：「不過萬人。」蔡公曰：「往歲七山之賊也，亦已少矣。」沈希儀曰：「欲翦滅此，非八萬人不可。」蔡公曰：「往歲西山之賊也，不既多乎？」副使翁萬達曰：「二君之論皆是也。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，而兩廣軍政有剿有徵。襲而取之曰剿，明以攻之曰徵。由張君言則剿也，由沈君言則徵也。雖然，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，剿之無得從沈君便。」蔡公然之。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。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，潯人苦之。萬達言狀，督府乃議亟舉，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，遂會安遠侯柳昫以軍事屬萬達曰：「苟得渠魁，則餘可略取也。」百戶許雄者，素通獠為盜，萬達廉其跡以死劫之曰：「能擒公丁乃貸。」雄惶恐頓首，願效力自贖。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獠也，為仇家誣構乃捕係訟，公丁者數人責以起釁。公丁果遣人列冤狀，萬達陽許白之，又畀雄百金，子貸諸獠，因以本業捐公丁。公丁大喜，惟雄所使。會萬達按支郡，而汝成守左江，萬達以計屬汝成，汝成敬諾，復召雄申飭之。雄乃貽公丁曰：「若為潯人指名久矣，吾為若危之。分守公新到，何不自陳言寇堡事，他獠所為也？」公丁信之隨雄來見，復列冤狀。汝成曰：「聞之誠冤也。」慰而遣之。昫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，一時皆哄，游徼連逮入獄，亟遣雄論其黨曰：「寇堡事公丁言他獠為之，須鞫實，乃坐若等。誠為公丁冤，官府且釋之，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，無以一公丁為禍本也。」諸蠻唯唯懾服，咸願棄公丁，無一嘩者。遂檻至軍門，磔於市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，黨與按堵，機會可襲，無如此時。開春雨水綿密，崖蹬窄滑，瘴癘鬱蒸，非兵興之利也。況消息一振，魚散鳥驚，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？督府然之。會沈希儀病在告，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，副使萬達監之，會於南寧。而指揮馬文杰、王俊、戚振、吳同章屬焉。紀功則副使蕭晚，督餉則汝成暨右參政林士元。已而副總兵經調萬達曰：「首惡已俘，餘黨褫魄，王者之師，示威而已。請以少兵剿之，何如？」萬達曰：「不可。賊驚遁久矣，剿之無功，祇樹怨耳！何威之示也？」經曰：「自古徵蠻，未有得志而返者，君今欲殲之耶？殲之不必且招之，招之不若容之，以為德也。」萬達曰：「不然。戮不顯則威不揚，威不揚則人心不懼，人心不懼雖厚施不為德也。」經曰：「紫荊賊數也。譬之蜂窠，振觸即糜沸，姑舍之何如？」萬達曰：「不可。紫荊不遏則賊遁，府江安可舍也？」經持論益急，督府惑之。汝成乃言曰：「安聞幕議藤峽之役，將以猝剿舉之，不識果否？竊謂猝剿之策大非今茲所宜。夫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掩襲而取，庶可成功。乃者消息浸疏，而軍事未集，諸蠻自度不免，疑粟益深，必且峙糗聚巢以備伏匿。而桂州崖、九層樓諸所，尤為隱塞。紫荊山、沙田、林峒間道，又與府江相通，若非大會兩軍，側入窮搽，恐無所得。況猝剿一失，必損軍威，愈至猖狂，益招玩侮，他日一方之禍，更有可憂。夫遙度不可以制軍，惜費不足以成事，成不佞籌謀於此審矣！願明公熟察之。」督府乃下三司會議，左布政使祝續、按察使陸銓、都指揮同知餘恩等咸是萬達、汝成，遂一如所議雲。時十八年正月也。

萬達既部勒諸軍，復言督府曰：「峽以南固劇賊也。第今兵力不可並及，姑緩之以俟後議。」督府從之，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。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，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、大衝、根姜、老鼠諸巢；朱昇以七千五百人，由三等村渡潯水攻二驢、石門、石塘、大安、黃泥嶺諸巢，柳浦以八千人，由白沙灣攻道袍、大井、李儀、洪泥、梅嶺諸巢；凌溥以五千人，由白沙灣攻大昂、屋廈、小梅嶺諸巢；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，由白沙灣攻藤衝、竹埠、胡塘、綠水沖諸巢，孫文繡以八百人攻藤峽，逆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。右軍則馬文杰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，從流而下，攻碧灘、綠水諸巢；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，而東攻羅淥、上峒；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、中峒；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、下峒。南北夾擊，賊大窘，遂擁眾奔林峒而東，王良輔以兵邀擊之，中斷復西奔，諸軍屢斬千二百級。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，酋老約避敵，毋結巢。成化間結巢桂州崖、九層樓，官兵圍困，破時無子遺者。今直漫走星散，官兵逐我必疲，曠日思歸且費餽餉，退必速。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。經、萬達遂移兵攻羅運，檄右軍抵長洲，沿江而東，繞出其背。賊乃刊巨木塞隘，徑道布蒺藜、荻簽，懸石樹杪，急則絕之，走坂如九伏機弩，毒鏢戟莽中，觸者應聲而斃。我軍皆以計發奪之，斬首百級，賊愈大窘。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，田州土官盧蘇復受賊賂，斂軍縱之，賊遂漫匿山中，險不可躡。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，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；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雲。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獠弗靖，經、萬達復移兵剿之，斬首五十七級。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，時部將獻策欲搽捕之。萬達曰：「不可。殲餘孽而擾良民，兵家謬計，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獠，使知良民之利，益堅其向化之心也。」乃以三月庚寅班師，凡四十五日而畢役，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，而江南胡姓諸獠投順者千人，藤峽悉平。

萬達、汝成相與獻議於督府曰：「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，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泐，然立法貴於慎始，更俗在乎隨時。竊嘗細酌夷情，博詢眾議，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：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。夫苗獠之亂萌於估險撫綏之策，首在遷居。若非別裡分疆鑿其故宇，終為負固，難以革心。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，皆南渡潯水墾作便田，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繞河源，亦托處平原遠皆山麓。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，若布之有幅，而獸之有圈，使勿逾易。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，如放豚憚於胃絡，野鹿駭於牢籠，故假借過寬則獷疏之性仍在，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。按之故牘，曾有准入狼家，或附編民戶者，意非不美也。但入狼則土首蠶食，編民則廟裡漁侵，揆此二端皆非善政。宜做古人保甲之法，使十家為甲，甲有總；五甲為保，保有長，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，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，講解夷情，週而復始，姑勿屬之有司，暫從分守道管攝，使之習見化理，馴變蠻風，仍先討口科糧，不必履畝課入。大約三取一，歲令保長征催別貯一倉，以便會稽。授廩之初量給種子，五年之後稍派倍差，至此始附縣官，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，各立墟市，招致諸獠貿易貨物，一月二舉，委官董治，使無貪攘；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。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，上抵柳慶，下委潯梧，蓋諸郡咽喉也。曩者江介諸獠憑據地利厚，其徒黨哀凶頑頑官司，一切因循為苟且姑息之。法招掣商賈瓦器、魚鹽，公為齎給，如以賂賂名曰常例，以致狼貪無厭，驕傲益張，白晝橫江殺人，剽貨舟楫，孔道隔閡不通，譬之聚羶而卻蟻，安可得也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日兵，然主客之形非偶，虛實之勢相懸，威弛而士不揚，法疏而守不固，反招寇侮，益重民艱，是非立堡之過也，顧其時未可耳。若以此為覆轍，而遂疑立堡之法，或不可行，是懲噎而廢食也。今群凶已翦，殘黨歸降，威振法行，宜與更始。況虛市既立，貿易既通，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。不必賂賊求通，示弱誨侮。但弩灘、浪灘兩處獠人既徙平地，其遼曠舊穴恐有客賊棄之，而賓旅往來不為哨護，或有萬一之警，鑿昔慎今，一勞永逸。則宜革拳寇之例，杜賈禍之媒，兩處灘碕各立營堡，戎以官兵，置籍分符，嚴律明紀，使部曲聯屬，彼此應援，游艘往來，且防且守。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獠環居，內外易田而食，則客賊難藏；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。藤峽首尾分隸兩江，武宣右江屬邑也，實據上流，非左江部轄，法號稍疏，府衛公移猶多掣肘，所以彼此攜隔，應援為難除，潯州原有領哨指揮，不必更設，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紮，專管峽江，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，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，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，約以游艘四十分佈兩堡，及督備領哨官統之，使客商船，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，直抵潯州。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，直抵武宣，各給符牌，以便稽考；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。昔韓公討平藤峽，以碧灘盜賊充斥，乃築營堡，開設州治，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。尋復移置崇姜、大宜二里之間，為潯水北岸，乃紫荊、竹踏、梅嶺、大衝諸山要路也。地廣土沃，表連大同、鵬化，可以控制諸蠻，藩衛郡治。其後岑鐸死，子玘無嗣，部兵漸散。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，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，暴虐其民以縱嗜慾，旋因父猛作亂削職，徙閩民以為快。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，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，疏宥邦佐還知本州。邦佐復任以來，怙惡不改，益肆兇殘，玘類，啞人毒於猛虎，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，以致離心逃散，靡有子存，誅求無所，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。夫三具狼家未有州治之前，官府招致護民耕守，原與該州無乾，邦佐乃寅緣提調之名，積威鈐制，濬剝萬端，奪其田而

賣之，如彼私產，此何解也？且貪圖江南吉大裡良村可以獵利窩奸，恣意馳蕩，遠離信地，擇便而居，城郭空虛，兵防不設，弛津渡賊，納賄分贓，頃以睡皆之怒，卷喉諸獠，攻墮營壘，目兵死者二百餘人，數其罪狀擢髮難紀。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，寥闊難守，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，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。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，盡已逃亡，則兵不足資矣。乃徒擁我地，譬之贅疣，已為不可。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，其有以資淫虐，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，本以御賊而反以通賊，焉可宥也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，比照遷江事體，設立屯所，就以其首軍仲瑛為吏目，以獮民為士兵，以其地稅為月糧，以供軍食，溥梧諸郡賴以藩屏。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，本朝國初編隸桂林衛，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，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名，原無月糧。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，改為武靖屯田千戶所，推選賢能軍職掌管，就以平南、桂平、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，編為保長、保甲，且耕且守，辦納稅糧。仍以邦佐之子為吏目，協同管理。其左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，移鎮本州，申令督察，平南所屬大同、鵬化二里，疆土遼曠，獠獠雜處，積年稱亂，控御為難。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，是亦久安之策。但武靖既已改設，則固可以遙制此方，不必再議。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，不煩財力，集狼為伍，不費軍儲。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，異於土官控要而制遠，弭盜以安民，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，實地方永利也；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。天順、成化間，左江盜起，黎首潰亡，遺棄田土鞠為墟莽。其後興師剿平，民盡復業，而殘凶漏網尚肆憑陵，諸民苦之，告欲借兵自衛，官司議允招取歸德、思恩等處狼家，徙潯護守，就以絕戶田土給之，納糧免差。年代漸久，生黨日繁，引類招朋，雜居民裡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，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，奸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，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，影射差役。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，所以民田日削，民差日重，非當時立法意也。宜選廉乾官員專理其事，清查冊額，履畝丈糧，立石四隅；或以樹木豁潤為之疆界。刊榜曉示，以防變更。備書一冊，每米一石，甲首則科米五斗，均徭則編米五斗，冊內狼丁但有物故傳之子孫，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。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，原非冊內開載者，遇造黃冊，俱附注本甲名為畸零狼戶，與民一體糧差，不許推除別甲。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、保甲，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，十年一造冊籍，以便清查，庶田糧不虧，兵伍可足；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。左江潯州、南寧二府民款，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，使其編僉有法，選擇得人，足為民衛，慎固邊防。舊規民款十年一編，每名計該四十丁石，正貼朋當，每月科銀陸錢，間有奸豪正戶掊克貼戶之資，轉僱替役，類多老弱，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。近或三五日而更，遠或一二月而去，武藝不諳，膂力不剛，而士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，逞奸曠役，有司官員罷暗者不能清查革弊，貪婪者又輒欺公賣奸，反以此輩影替祗候。夫隸季入其直，以克囊橐。竊惟款兵身役，親當僱當皆為未便，獨徵銀僱募，選取驍勇之人，乃濟實用。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，窮民或有弗堪。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，難以更改，姑且量減每石每月徵銀伍錢，在官以充僱直，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為率，每月科銀陸錢，徵收僱募，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。所募之人不論土著、寄居、民狼、獠獠，必求精銳間曉武藝者充之，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，今各自認五人為伍，五伍為隊，隊有甲；四隊為哨，哨有長；四哨為營，營有官，官無定員，隨時而設。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為之，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。官得以制哨長，哨長得以制隊甲，隊甲得以制伍眾。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，二人以上連坐，同伍五人以上連坐，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，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，使之連絡習熟，為之五符。每隊各置牌二面，編立字號，一付隊甲，一收分巡道，謂之隊符；每哨各置牌二面，編立字號，一付哨長，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。每歲秋冬團集操練，或有警調發截殺，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，庶分數素定，軍政修舉；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。峽江既通，營堡既立，凡修理城壘哨船，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費，若一一取之庫藏，恐有不給。舊規，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，次五包，又次三包，各重九十斤；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，折銀一錢八分，次六百四十六件，折銀一錢五分，又次四百五十六件，折銀一錢二分，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獠，名為埠頭常例。今既議革給僱之弊，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，以備公用。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，而變賣輾轉益滋弊端，宜照梧州商稅則例，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。」議成。督府從之，捷聞，上甚喜。詔曰：「峽賊負固久矣。今就剿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。」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，歲增祿米三十石；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，加俸一級，各賞銀六十兩，紵絲八表裡。副總兵經銀五十兩，紵絲六表裡；副使萬達、參議汝成各銀四十兩，紵絲四表裡；參政士元、副使廷振、署都指揮僉事幹各銀四十兩，紵絲二表裡。經等俱進秩一級。御史堯臣、副使晚各銀二十兩，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，指揮王良輔而下降賞有差。

論曰：「自予涉嶺右，按圖牒詢父老，躬覽山川，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。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裡，然治藤峽宜速，而府江宜緩。速則賊無所逃，緩則可得要領。蓋藤峽前阻重江，後臨大野，面勢雖迂，猶可邏遏，所慮者東奔耳！然南紫荊、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，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，譬之釜魚安所逃也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。上起陽朔，下抵蒼梧，遶繞三百餘里，萬山參錯，曲徑盤雲，草樹淒迷，疑若禾麥，暴客踈伏土，著者少，而外乘者多，奄忽往來捷若鬼魅，一有警急，即狼竄鹿跳，無復蹤跡。故欲治府江，則恭城、平樂、懷集、賀縣、脩仁、荔浦、永安五屯，茶力二山之間，皆宜一歲之前，屯兵積粟，以能者主之，熟其嚮導，探其塞易，擾其耕耘，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，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，環而供之，庶可滅也。若欲以旬月之間，懸軍深入，賊必漫走，莫可窮搆，縱使刊木於山，伐石於江，亦涉迂疏，非長策也。故曰宜緩。雖然諸蠻縱而惡法，愍而易欺，衛所之官世掌其土，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，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，危言千方，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，得其利則為之掩憲埋奸，透引剽掠，一不當意則宜露宿惡，傳以丑詞，聳動官府。稍不加察，或單軍輕舉，失重損威，釀成大禍，此則兩江通弊也。昔人有言在內曰奸，在外曰宄，御宄以德，御奸以刑，治內詳而治外略，數寇之策斯其首端乎？至於調發土官，往往方命不受節制，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，為時通患，大抵皆吾輩取之也。其弊有二：一曰無才，二曰納賄。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，而督府左右尤為腹心，世世藉賴，故提督守巡孤立，頻徙分隔，而情疏易於欺慢，寡謀怯膽，則相與構浮言，設險械，嚇以跋扈，令我蜩縮，莫敢誰何？若有罅可投，即誘以甘聲，蹈以珍貨，一受結納，則視我奴僕耳！無復忌憚。是以軍令不張，國法不信，積弱之弊非一日矣。故邊方之官，非有為不足以戢亂，非有守不足以服人，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。誠得其人而任之，寬其約束，優以寵榮，即考滿不代，庶土酋帖服，邊患稍寧耳！」